

# 从阿尔都塞的“断裂论”误判 反观马克思思想的连贯性

朱彦瑾

(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贵阳 550001)

**摘要:**阿尔都塞提出马克思个人思想发展存在“断裂”,断裂前马克思是费尔巴哈式的抽象人道主义者、历史唯心主义者,断裂后建立了科学的历史观,成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这一思想既有积极意义,也存在理论缺陷。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企图将马克思的早期思想作为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真谛,苏共二十大以后,苏共中央提出“人道的马克思主义”,这些观念严重背离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所以阿尔都塞的捍卫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是阿尔都塞将马克思思想的渐进式发展理解为激进式的飞跃和突兀的断裂,这却是对马克思思想的误读。他之所以提出“断裂论”,有三个原因,一是看不到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在人的本质上的问题域与研究主题之间存在本质区别;二是忽略后期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与解放的人道主义诉求;三是忽略了马克思整体思想的统一性。不过,阿尔都塞的这种误判也反向激发我们应更加明确马克思个人思想发展的连续性和整体性。据此,结合马克思的实践维度和人道主义概念进行深入探讨,马克思思想的连贯性是毫无疑问的。

**关键词:**马克思思想;断裂;人的类本质;劳动实践;人类解放;人道主义

上世纪 60 年代,阿尔都塞提出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中存在断裂的说法,这种关于马克思思想断裂性的论断在当时颇有反响。但是,毫无疑问,这个说法完全不符合马克思个人思想发展的实际,不过,出于整体把握马克思主义发展计,阿尔都塞的这个说法能反向激发我们加强认识马克思个人思想发展的连贯性。

## 一、阿尔都塞关于马克思“思想断裂性”的内容和评价

阿尔都塞认为在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中存在断裂,断裂前马克思是费尔巴哈式的抽象人道主义者、历史唯心主义者,断裂后建立了科学的历史观,成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阿尔都塞是依据什么得出马克思思想有断裂性的结论呢?

在阿尔都塞看来,按照马克思经典著作发表时间,可以把马克思思想划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青年时期”,第二阶段是“断裂时期”,第三阶段是“成长时期”,第四阶段是“成熟时期”。其中,《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其之前的一些著作处于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是马克思思想不成熟的阶段。用阿尔都塞的话来说:“这部著作实际上是要用费尔巴哈的假唯物主义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颠倒’过来,”<sup>[1]18</sup>“这种哲学依旧带有费尔巴哈总问题的深刻烙印,”<sup>[1]148</sup>“我这里所说的哲学是马克思后来予以彻底否定的那种意义上的哲学。”<sup>[1]149</sup>

在阿尔都塞看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处于马克思思想的第二阶段,即

---

**作者简介:**朱彦瑾(1979—),女,贵州贵阳人,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

认识论断裂的阶段。阿尔都塞指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确实确实有一个‘认识论断裂’；据马克思自己说，这个断裂的位置就在他生前没有发表过的、用于批判他过去的哲学（意识形态）信仰的那部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总共只有几段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这个断裂的前岸。”<sup>[1]15</sup>

阿尔都塞认为，《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等著作处于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马克思的思想已经进步、成长。阿尔都塞认为：“虽然我们可以确定划分意识形态阶段（1845 年前）和科学阶段（1845 年后）的断裂就在 1845 年这个关键的日期（当时的著作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但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个转变并不能一下子就以完美无缺的形式，产生出它在历史理论中和哲学理论中开创的新的总问题”，“为此，我建议把 1845 年后和撰写《资本论》初稿前那个时期（1855 年至 1857 年左右）的著作，即《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工资、价格和利润》等，叫作马克思理论成长时期的著作。”<sup>[1]17</sup>

至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第四个阶段，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在 1857 年至 1883 年之间的著作正是处于这个阶段，这个阶段体现了马克思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的成熟。正如阿尔都塞所言：“我建议把 1857 年以后的所有著作一概叫作成熟时期的著作。”<sup>[1]17</sup>在阿尔都塞看来，在“断裂时期”之前的第一阶段里，马克思的思想里不存在唯物史观，而第三阶段的思想里，则有了唯物史观，第二阶段之前的马克思个人思想处于意识形态阶段，之后处于科学阶段；之前属于人道主义，之后属于历史唯物主义；之前耽于谬误，之后达致真理。这种关于马克思思想发展存在断裂性的说法，阿尔都塞称之为“认识论断裂”。

客观来说，阿尔都塞关于马克思的“思想断裂性”的观点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关于“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的辩论早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出版的时候就开始了。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深受《手稿》中关于“人道主义”“人的本质”“人的解放”的论述的鼓舞，其中的代表兰茨胡特和迈耶尔通过对异化的论证，高调宣扬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才是马克思思想的标志，而后来马克思的

思想与青年时期相比，最大的特点是背离了“人道主义”，从而背离了马克思思想的精髓和真谛。阿尔都塞认为这种理论是极端错误的，他们引发的这场辩论是危险的，就像他在《保卫马克思》中所指出的那样：“辩论的起因是青年马克思，辩论的结果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生死存亡。”<sup>[1]36</sup>所以本着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深厚情感，阿尔都塞决定捍卫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第二个情况是苏共“二十大”以后关于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关系的探索。知识分子反对阶级斗争，倡导青年马克思思想中的人道主义，所以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中央提出了“人道的马克思主义”，其义暗含马克思主义是不人道的，或者更具体地说，当时成熟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背离了人道主义，所以需要重新强化人的自由和尊严，倡导“一切为了人”，之后人们也就开始对阶级斗争谈虎色变。苏共开始宣扬，人道主义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是人道主义的载体和方向。阿尔都塞认为，这些主张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将科学变成伦理学，是离经叛道，是数典忘祖，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误读。所以阿尔都塞提出“思想断裂性”，就是为了高扬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其态度之真诚，意志之顽强令人动容。他的初衷和一些观点也是合理的。他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超越人道主义旧哲学的，是对旧哲学的革命。这些观点对于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及纠正误读是具有重要启发性的。

与此同时，“思想断裂性”的言论也存在认知不足和理论误读的重大缺憾。阿尔都塞看到了马克思主义高于人道主义，不能与人道主义划等号，所以他的“思想断裂性”的言论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其理论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这种缺陷主要落脚于“断裂”这个提法和其中蕴涵的马克思思想的隔断和跳跃。马克思的后期思想比起早期思想来说，虽然有了重大的进步和发展，但我们不能理解为，他的后期思想与前期思想之间有一个断层和飞跃。马克思的伟大思想一定是承前启后、绵延不绝的，而阿尔都塞显然没有看到这一点。

第一，阿尔都塞更多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而忽略了其中的人文性。马克思在《神圣家族》序言

中提出“现实人道主义”(或译为“真正人道主义”)的概念,阿尔都塞认为,这一概念的提出,表明《神圣家族》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居于重要位置,因为它标志着马克思思想的总问题从旧向新转换的过渡,同时,“这个断裂的位置”就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中。因此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节点,前面是人道主义,后面是唯物史观,前面是意识形态阶段,后面是科学阶段。其实,“现实人道主义”的概念是具有延续性的,马克思的思想的确存在着从《手稿》向《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发展,《神圣家族》也具有过渡的意味,但这些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的思想在这里存在断裂。马克思的思想不是顿悟出来的,而是厚积薄发、循序渐进的。同时,通过对马克思著作的整体研究发现,马克思的思想无论前期还是后期,都内蕴着人的解放旨趣。如果说前期更强调人的自由和尊严,那么后期则更强调人的解放和发展。所以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来说,“科学”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历史”是现实的人的历史。

第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精神价值贯穿于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的始终,不存在断裂。首先是自由思想的萌芽。《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是马克思的中学毕业论文,也是马克思思考人生、树立目标的开始,这其中蕴含着人发挥主观能动性对人生道路进行抉择的自由权。马克思用自己后面的人生诠释了这种自由权,也就是尽管前路坎坷、结局不幸,仍是自己自由选择的结果。《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是马克思的博士论文,这其中蕴含了自由对必然的否定。其次是自由思想的形成。《〈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也强调自由,但这种自由不仅停留于期许和展望,而是关照人民、直面现实。它认为理论只要被群众认可和应用,就会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而理论要想被群众接纳,就必须具备强大的说服力,理论要想具有说服力,就必须抓住事物的根本,而根本就是人本身。《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展开了对异化劳动的批判,武器就是自由自觉的生命存在,目标就是消除异化、获得自由的共产主义。《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将实践活动提升为马克思主义的自体,而实践就是人发挥主观能动性,自由地改造世界的活动。

最后是自由思想的成熟。《德意志意识形态》将自由推向历史的深处,将共产主义称为实现解放的现实运动。而《共产党宣言》最终将自由思想锁定为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石。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和追求深深融入马克思主义的血液和灵魂。即使在《资本论》中,自由的内核也没有消失。所以马克思思想的生成与发展伴随着自由思想的成长与成熟,是一个绵延不绝的过程,从未出现断裂。

## 二、阿尔都塞提出“思想断裂性”的原因

如果我们立足于马克思真实的思想发展来进行分析,就会发现,阿尔都塞的这套说法太过草率。阿尔都塞作出误判,首先是由于阿尔都塞对劳动实践活动的极端重要意义认识不清,不知道它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基石。所以阿尔都塞看不到马克思与费尔巴哈使用一些类似术语时所表达的思想的原则区别。例如,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使用了很多费尔巴哈的术语,如“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sup>[2]162</sup>人是作为“类”而存在的,所以他们有共同本质,能超越社会关系的束缚,这也是对“人的类本质”的重要诠释和体现。这是费尔巴哈津津乐道的,是他的哲学思想的本质特征。阿尔都塞依据这些相关论述,将早期马克思的思想与费尔巴哈的抽象人道主义相等同。但实际上,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认定不是出于主观臆断,而是基于客观事实,也就是从现实出发揭示人的本质,这种现实包括“现实的人”“现实的社会”“现实的实践活动”。通过后来对马克思著作的研究发现,马克思认为劳动生产才是人的类本质,这与费尔巴哈所认为的作为人的类本质的爱相比,体现出严格的科学理性,与一切抽象人道主义划清了界限。比如在《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把人的本质阐述为以实践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将费尔巴哈独有的思辨与抽象的人本学进行了扬弃。又比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强调,自己的唯物史观思想在“德法年鉴”中就已初露端倪,也就是说,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的文章中就已经蕴含了唯物史观的道路。一些理论家

们之所以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思想的真义,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使用了“人的本质”“类”等哲学术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这些术语容易让人们产生惯性的哲学思维,以为马克思是旧瓶装新药。所以马克思和费尔巴哈在人的本质问题上存在天然的鸿沟。虽然表面上看来,他们都很关注异化问题、人的本质问题等,但他们的领域与聚焦的主题截然不同。费尔巴哈的路径是宗教批判,手段是阐发人的本质,旨归是揭示宗教的本质。而马克思的路径是现实批判,旨归是揭示人的本质。

其次,阿尔都塞作出误判,还与他忽略后期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与解放的人道主义诉求有关。如同没有充分把握马克思“青年时期”和“断裂时期”的唯物史观思想一样,阿尔都塞同样没有看到马克思在“成长时期”和“成熟时期”的著作中所体现的人道主义意蕴。事实上,在阿尔都塞所定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成长时期”和“成熟时期”,除科学性之外,马克思主义还有着人类解放的价值旨趣,其中富含人道主义意蕴。首先,共产主义理想指向人的发展。虽然马克思在早期就已经提出共产主义理想,但只是停留于道德论证的层次上。到了后期,马克思进一步强化了这个社会理想,并且以现实为基础,以社会规律和经济规律的总结为途径,深刻论证了这一理想社会的必然实现。其次,马克思对资本家强烈的控诉和对工人深切的同情体现了他的人道主义诉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资本论》等著作中,一方面论证剥削的必然性,另一方面谴责资本家的残酷与无情。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只是生产的工具而没有人的尊严和权利,资本家对工人进行压榨与摧残,完成其血淋淋的资本积累。这些都是马克思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之体现。换言之,马克思人的发展与解放的人道主义思想是没有改变的。

最后,阿尔都塞的误判最重要的原因是忽略了马克思思想的连贯性。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其思想的生成往往具有连续性,这是思想家思想发展的内因,而不是外因。阿尔都塞则更强调外部环境的决定性影响,他认为青年马克思与旧人本学处在同一个意识形态环境下,所以他们之间具有融通性,造成马克思成熟思想与早期思想的断裂。阿尔都塞认

为,在马克思的青年时代,流行的意识形态对他的思想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使他产生不成熟的人道主义倾向。任何思想都生根于时代,任何思想家都是在自己所处的时代环境里进行思考和创作的。所以阿尔都塞得出结论,包括马克思在内,思想家们的早期著作往往是稚嫩的,就像“儿童时代的脑壳”。在马克思年轻时期,康德、费希特、费尔巴哈等人的思想影响深远,所以“人道主义”意识形态占据主流。青年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当然也呈现出不成熟的状态。阿尔都塞强调,尽管青年总会成长与成熟,但也不能因此忽略其年轻时候的不成熟,不能人为地、主观地加快其思想的成长过程。毕竟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界限,马克思实现了对自己早期人本学思想的批判,实现了新旧概念体系的转换,最终确立了唯物史观的光辉地位。这是一种后期与前期的决裂,一种后期对前期的革命,这就是“思想断裂性”。

客观地说,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有其产生的合理性,因为思想植根于现实,受制于环境,这是一种“共时性”的视角。思想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的产生是对当时意识形态环境的反映,是对当时社会状况的写照。思想家的思维方式和问题意识无不受到社会意识和现实状况的影响,这是“理解的前结构”,是思想家理解社会实践、描述社会历史的前提。实际上,阿尔都塞自身的思想路径就印证了这个结论。他所处的时代就十分流行结构分析法,所以阿尔都塞对马克思著作的研究就采用了“共时性”的分析方法。但是阿尔都塞把青年马克思的“总问题”与旧哲学的总问题等同起来,断定马克思的前期思想与后期思想之间存在断裂,这忽略了理解的循序渐进的问题,使其研究结论略显轻率。马克思虽然在早期著作中留下旧哲学的蛛丝马迹,但他会在不断延伸的自身的生活实际中,不断调整和完善自己的思维方式和分析方法,不断修正自己的思想前提。这里存在着两组张力,一是社会现实与“前理解”之间的交互作用,二是新理解与“前理解”之间的碰撞。所以正如新事物脱胎于旧事物,又超越了旧事物一样,思想家新的思想本就是既有思想的延续,但又比既有思想有了新的发展,所以马克思的整体思想既是流畅和连续的,又是开放和创

新的。唯物史观的确立正体现了马克思新旧思想之间的联系和发展的特征。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信仰哪怕在早期也并非如铁板一块,早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与黑格尔不同,没有将政治国家置于决定性地位,而是聚焦于社会和政治问题,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中,马克思提出经济制度是上层建筑的根源,而法的关系、国家形式等就属于上层建筑,所以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而黑格尔的“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观点则是头足倒置的唯心主义观点。所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就已经显露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他指出:黑格尔将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概括为“市民社会”,而法的关系如同国家形式一样,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唯物史观的系统表达正是对这个思路的不断延伸和拓展。恩格斯对此进行了深刻的解释。《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的作品,恩格斯在 1888 年英文版序言中指出,《宣言》的基本思想是对唯物史观的重申。他强调,产生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社会结构,是政治和精神的基石,而马克思这一思想从接近走向成熟的过程,从 1845 年的前几年就开始了。

我们都知道,《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系统的表达,《资本论》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科学的论证,毫无疑问,马克思这个时期的思想已经十分成熟,但是即使处于“人道主义”为主导的旧的意识形态环境中,马克思也已经有了唯物史观的思想萌芽,所以马克思的思想是具有连续性、统一性和整体性的。遗憾的是,阿尔都塞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采用“共时性”的研究方法,却缺失了“历时性”的研究视角,所以他不可能深刻地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生成和演化的逻辑。而深入研究马克思的思想会发现,马克思的思想无论是早期思想还是晚期思想,自始至终贯穿着对人和社会的关注。具体来说,是对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与社会解放的聚焦。我们分别从这两个视角来分析一下。第一,人的发展。从这个视角出发,马克思的界定是“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出发点是“现实的人”,手段是揭示劳动的异化与人的异化,探讨“人的本质”,目标是指出共产主义社会实践活动是人的发展的唯

一方向和路径。第二,社会解放。从这个视角出发,马克思的方式是揭露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不平等性,揭示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落脚点是指出共产主义是社会解放的最终目标。这两个视角既是不同的,又是统一的,它们的统一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切入点相同。都将“实践”和“现实的人”作为突破口。其次,理论依据相同,都以剩余价值论为指导。最后,旨归和目标相同,都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综上所述,马克思的思想不但不是“断裂的”,而且是前后连贯的整体,我将在下面的论述中进一步阐明这一点。

### 三、从实践维度出发把握马克思思想的连贯性

阿尔都塞作出误判,主要是由于阿尔都塞不懂得劳动实践活动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也与他忽略后期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与解放的人道主义诉求有关。毫无疑问,实践维度为我们提供了强化认识马克思思想发展前后连贯性的重要视角。

由于不懂得劳动实践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要意义,所以阿尔都塞看不见其所定义的马克思“青年时期”和“断裂时期”的著作中唯物史观的源起与发展,也曲解了马克思“人的类本质”的内涵,将马克思的思想与费尔巴哈的抽象人道主义相等同,导致对马克思思想断裂性的误判。因此,反过来说,只要我们从实践的维度出发,就能较为完整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将其理解为一个前后连贯的有机整体。

第一,关于马克思唯物史观思想的源起与发展。在阿尔都塞看来,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用社会形态、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概念解释历史的理论。实际上,这一观点的确是马克思的思想,但不是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全部。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落脚于劳动实践活动,劳动实践既是历史的动力和基石,也是诠释历史、解释全部社会生活的工具。

关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阿尔都塞认为:“这部可以比作黎明前黑暗的著作偏偏是离即将升起的太阳最远的著作”<sup>[1]19</sup>,也就是距离历史唯物主义最远的著作。然而对这部著作进行认真解读之后发现,阿尔都塞完全忽略了其中唯物史观的发

端与源流。在这部著作中,异化劳动理论是核心思想,这一理论的提出是马克思世界观走向成熟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马克思的理论视角开始转向经济领域,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发源地。虽然这部著作的确没有脱离人本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但它确实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哲学家的超越,因为他将原本用于宗教领域的批判原则运用到了经济领域。尽管这时马克思对劳动的理解和探讨在方法上还显得十分稚嫩,但如果没有从宗教异化到劳动异化的转变,也不可能得到后来经济形态的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所以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将对人的信仰与对实践的批判有机统一起来,为其后来正确世界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在这部著作中,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高度整合,共同指向共产主义实践,是实践目标指引下的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体现。

被阿尔都塞称为“断裂前岸”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三条:“关于环境和教育起改变作用的唯物主义学说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sup>[2]500</sup>这些论述与其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唯物史观的论述完全一致。都是把劳动实践活动视为全部历史的基础,并且用物质生产活动解释生产力、生产关系及人们的观念。

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阿尔都塞认为它尚未彻底摆脱费尔巴哈的抽象人道主义。而实际上,这是一部熔铸着马克思新世界观智慧的成熟著作,标志着唯物史观的诞生。它最本质的特征是:首次论证了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探究了社会结构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为人们了解人类历史、了解社会全部结构提供了钥匙与路径。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实践观,认为费尔巴哈只将实践理解为资本主义条件下某种单一的社会形式,不懂得实践的本性是革命的,所以撇开实践去寻找其他变革的力量,而马克思则将哲学的出发点转向劳动实践活动,并对人与环境的交互作用进行了

充分的论证,以此为基础创立了唯物史观。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劳动实践重要意义的忽略体现为他对三个要点的忽略。其一,马克思强调,物质生产实践决定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决定思想观念。这些思想观念包括哲学、宗教、道德等方面,属于上层建筑,市民社会是生产关系;其二,关于物质生产实践的决定作用,马克思做了具体说明,论证了它对环境、资金和人的决定性影响;其三,他对唯物史观作了概括,认为可以把它概括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实际上就是用物质生产活动引发的自然界、社会(所谓的“环境”)与人的交互影响、共生共荣来解释社会历史。

第二,关于“人的类本质”的内涵。“人的类本质”是费尔巴哈的标志性的概念,马克思对它进行了创新性重构。首先,他对人的本质的认定不是出于主观臆断,而是基于客观事实。他说过,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鉴于此,从实践出发来说,要确定一种生物的本质特征,就必须把握这种生物的生命活动的性质和特点。保持生命的鲜活与延续是任何物种的本能,也是任何物种必须遵循的规则,它们的活动方式不同,但都无一例外地诠释了这一点。也就是生物必须服从自己的生命活动方式,以延长生命的质量和长度。可见生命活动的性质从根源上来说,就是一种生物作为类的特性。

这一思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进一步的阐述。他说:“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sup>[2]519</sup>在这里马克思意指生理决定性质,也就是身体的结构决定生命的性质,这不是主观臆想的,而是实实在在的。人是血肉之躯,要生存就必须生产,要生活就必须劳动,因此马克思才说劳动生产是人的类本质。他对人的类本质的认定体现出严格的科学理性,是与费尔巴哈完全不同的。

其次,更重要的区别是对类本质的规定,这里包含着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全部秘密。费尔巴哈认为,人的类本质主要是爱,它适用于一切时代,也适用于

一切人,没有具体的说明和现实的规定,这使得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体现出强烈的抽象性。而与费尔巴哈截然不同,马克思认为劳动实践是人的类本质。正是劳动实践活动使马克思与一切抽象人道主义划清了界限,为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由是观之,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人的类本质”的误读同样是根源于他低估了劳动实践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地位与作用,因而也不会理解这一活动的自建构性及其对马克思思想的深刻影响。正如《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sup>[2]545</sup>人之所以能在科学方面取得进步,是因为获取了新的信息、资源和经验,而这些均来自于对自然的改造过程,而改造自然必须通过劳动实践。认知提升带来技术进步,使人有可能制造出新的工具,新的工具代表新的生产力,由此带来的新的分工代表新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改造由此形成。服从新的分工、使用新的工具、作用于新的被改造过的自然,意味着劳动实践活动本身有了新的内容和新的面貌,得到了新的提升。新的劳动实践活动再次改造自然,科学认识、生产工具、劳动分工(即生产关系)再次革新,劳动实践活动就这样不断地自我发展、自我提高,这就是它的自建构性。

生产力是劳动能力,生产关系是劳动分工,实践主体是劳动者,实践客体是劳动对象,还包括劳动者的思想观念,是劳动实践活动让它们运动起来,具有了历史。在阿尔都塞的视野中,生产力是如何发展的,劳动实践活动的重大意义是什么,显然不够清晰,所以他虽然知道唯物史观是用生产力诠释社会生活,但仍有可能掉入唯心史观的窠臼。<sup>[3]</sup>此外,由于劳动实践的自建构性,劳动实践活动表现为一个不断自我发展的历史过程。作为它的要素,自然界、生产力、生产关系在不断改变,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他的现实的本质也表现为历史发展过程。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真正的现实的人。正因为如

此,马克思才说:“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sup>[4]</sup>因此,谈论人的类本质并非必定沦为抽象的人道主义,马克思的思想便是如此。

#### 四、从人道主义概念出发把握马克思思想的连贯性

如前所述,如果进行比较具体的划分,那么阿尔都塞把马克思思想划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青年时期”,第二阶段是“断裂时期”,第三阶段是“成长时期”,第四阶段是“成熟时期”。如果比较大概地来看,那么“思想断裂说”把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分为两个大阶段,也就是意识形态阶段和科学阶段。两种划分其实是一致的,都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置于“断裂”时期,断裂前是意识形态阶段,断裂后是科学阶段。

“现实人道主义”的概念是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提出来的,它是全书的灵魂概念,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现实人道主义在德国没有比唯灵论或者说思辨唯心主义更危险的敌人了。”<sup>[2]253</sup>所以这个概念最重要的思想内核就是反对思辨唯心主义。具体来说,它有两个重要内涵:一是反对“抽象的人”的观点,二是反对“思想推动人的解放”的观点。换言之,一是强调人是“现实的人”,二是隐含“劳动推动人的解放”。具体来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的概念是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的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这个概念来批判思辨唯心主义就是批判“意识”对“现实”的代替,批判“抽象的人”对“现实的人”的代替。因为现实的人是真实社会中的人,是具体历史条件中的人,有完整的生活过程,能够推动历史的进程。而抽象的人是从社会环境中剥离出来的人,是思想观念的变迁推动的,是处在精神和思维范畴内的人。所以思辨哲学家认为,只要改变思想,就能改变社会,比如用自由的思想代替封闭的思维,就能实现社会的自由。人于是就从客观实际变成了精神和思维。所以毫不夸张地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视这种“抽象的人”为洪水猛兽,认为它是对无产阶级思想和运动的严重腐蚀,是无产阶级的敌人。另外,马克思尤其强调,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掉入精神的窠臼中难以自拔,认为在思

想中解决一个问题以后,现实中的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了,人和自我意识是可以划等号的。然而真实的情况是,精神的发展不可能推动人类的解放,只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实践才能推翻旧的阶级,实现社会革命,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所以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青年黑格尔派是头足倒置的,把“精神”与“现实”颠倒过来,把“人的自我意识”与“现实的人”颠倒过来,“把一切外在的感性的斗争都转变成纯粹的思想斗争”<sup>[2]288</sup>但是,正如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那样,纯粹的精神的变迁并不能带来实在的彻底的社会变革,不能真切地推动人的解放。只有具体的真实的社会实践才能实现现实的自由。所以《神圣家族》并非仅仅作为“思想断裂性”的过渡,而是打破思辨哲学迷梦的武器,是将倒置的头足翻转过来,将现实立在地上,将精神和意识置于头顶,将切实的行动和实践作为改变世界,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决定性力量。人道主义的概念其实内蕴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可以说是其中一个中介概念,是将《神圣家族》与《德意志意识形态》衔接起来的纽带。

从人道主义概念的内涵来看,它标志着从《神圣家族》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延续和发展。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产主义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而是内蕴着改造社会的实践概念,它可以作为“现实人道主义”的替代语,这与青年黑格尔派的主张是截然不同的。以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认为,要消除人们受到的束缚,就需要用新的意识代替旧的意识,因为人们的意识就是一切束缚的根源。表面上看,青年黑格尔派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成天高呼自由和解放,但仔细分析却发现,他们是最现实主义,最保守的。马克思对他们的评价揭示了他的哲学信仰变化的原因,他从“解释世界”走向“改变世界”,完成了自己哲学信仰的完善和发展。而这种对青年黑格尔派局限性的认识早在《手稿》中就已经出现,在后面的《神圣家族》中已经十分显著,从对共产主义的思想和行动的分,到通过无产阶级改造社会来实现共产主义,无一不是有序发展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对鲍威尔的批判还包括:认为历史是精神自我发展的过程、用意识

代替“现实的人”、通过改变理论和人的意识来改变世界和推动历史,在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并强调了,历史的主体是“现实的人”,是人民群众,历史发展的动力正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无产阶级通过改造社会才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些观点在《神圣家族》中提出,既可以往前追溯到《手稿》,也可以往后见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既是“现实人道主义”的要素,又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可谓一脉相承、伏沿千里,根本未见存在“断裂”之象。所以断裂是不存在的,但延续和发展则是客观存在的。比起《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当然有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神圣家族》只是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而《德意志意识形态》则是对唯心主义哲学的反思,并最终创立了唯物史观,将之前不系统不完整的新思想统合为新的哲学世界观。

唯物史观中内蕴的人道主义思想是以《手稿》为前奏,由《神圣家族》制定,最后由《德意志意识形态》来继承的。《手稿》中叫“彻底的自然主义”,《神圣家族》中叫“现实人道主义”,《德意志意识形态》叫共产主义。“彻底的自然主义”是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结合,能够帮助理解改造世界的行动,它既批判了黑格尔式的头足倒置的唯心主义哲学,也批判了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在唯心主义哲学中,人从现实中剥离出来,抽象为自我意识,所以无法理解什么叫“现实的人”。而旧唯物主义也就是直观唯物主义也不知道“现实的人”的真义,它只是把人理解为感性的对象。马克思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sup>[2]209</sup>。既然是自然存在物,那么人就具有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是主观性,二是受动性,既是能动的,又是受限的,既具有“自然活力”和“生命力”,又具有受制于所处世界的特点。“彻底的自然主义”也称为“彻底的人道主义”,既从客观方面理解人,又从主观方面看待人,这样才真正把握了“世界历史的行动”的真义。与之相比较,直观的唯物主义只把人理解为感性对象,无法理解“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所创造的世界历史;唯心主义哲学把历史理解为独立于人体之外的客观精神实体自身演化发展的过程,这也绝对不是真正的、现实的历史过程。因此“彻底的人道主义”既批判黑格尔的绝对

精神,又批判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它主张将两者有机融合,融合的基础就是劳动生产,我们也正是依据这一点,指出《手稿》对旧的哲学、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超越。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黑格尔指出,“把劳动理解为人的自我产生的行动”,这在马克思看来,是黑格尔最了不起的地方,但是黑格尔的局限性在于,他的“劳动”只是“精神性劳动”,而马克思认为劳动是物质生产劳动。正是在生产劳动的基础上,马克思提出“私有制”是“异化劳动”的根源,并最终建立共产主义学说,倡导对私有制的扬弃。

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对人的肯定是现实的,依据的是历史主义。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是对启蒙的人道主义的推进和发展,是启蒙思想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换。唯物史观不仅是从物质生产的角度出发,而且也是从“人”的角度出发,只是这里的“人”不是作为符号的“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人”。创造历史和社会的也不是客观精神,而是人的实践活动。阿尔都塞把人和人的实践活动从历史中排除出去,最终却让自己成为一个历史唯心主义者。

从《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确体现了马克思思想的重大发展,从这个层面来说,阿尔都塞通过“认识论断裂说”强调了这种进展,是有意义且值得肯定的。但他的问题在于对“断裂”的片面强调,以至于将马克思主义视为涅槃重生的“科学”,同时将整个德国哲学丢进“故纸堆”,彻底碾碎了马克思主义与前人成果的关系。这样的做法略显简单粗暴,不但没有真正捍卫马克思思想的真理性,反而使对马克思的认识狭隘化、机械化。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孙猴子,不是断裂式革命的结果,而是脱胎于德国哲学母体的伟大成果。

## 五、结语

正是以劳动实践为基础与核心,马克思恩格斯才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一生的著作中,以劳动实践为基础和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思想一以贯之,他的思想就是绵延不绝、日益成熟的发展过程,其间并不存在断层。

《手稿》是基础,它对唯心主义和直观唯物主义

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彻底的人道主义”,强调人是“自然存在物”。《神圣家族》对《手稿》进行了发展,把“彻底的人道主义”发展为“现实人道主义”,把“现实的人”发展为“现实的个体的人”。《德意志意识形态》又作了进一步的发展,把“现实的个体的人”发展为“现实的个人”,并强调人是社会存在物,社会是基础,意识是产物。这些术语的转换和观念的变化体现了思想的延伸和发展,却看不出任何断裂的迹象。阿尔都塞也承认从《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发展,但是他把这种发展看作思想的激进式飞跃,看作一种质变,这样一来就夸大了所谓的“断裂”,淡化了前后相继的脉络,所以尽管他的思想有其合理性,但仍然存在难以抹煞的缺陷。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阿尔都塞的“思想断裂性”言论却砍断了二者之间的纽带,认为德国哲学只是意识形态,而马克思主义是与之截然不同的科学。

实际上,任何伟大的思想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如牛顿所说的那样,是站在巨人的肩上。所以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是吸收了古典哲学和经济学成就的理论,也是自身不断发展的理论,是承前启后、循序渐进的理论体系。

## 参考文献:

- [1]阿尔都塞. 保卫马克思[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周嘉昕. 资本主义再生产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阿尔都塞对于《资本论》的利用与滥用[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26-33.
-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04.

(责任编辑 张亨明)